

晁家棚

温华森

从小生长在北海的我，孩提时常常在海滩上挖螺、玩耍；在海上游泳、嬉戏……你总看到沿海湾畔上，伫立在大海边那片用密麻木柱撑起的小木棚。这就是我从小熟悉的晁家人住的地方——晁家棚。特殊的自然环境营造出独特的晁民的生存状态，晁家棚沿海岸而建，它用密密麻麻高高的木柱支撑着一间间袖珍的小木棚，当大海涨潮时，海水只能浸过木柱，小楼上的木棚完好无损，你可在这里安然无恙地生活。大海边伫立的那片小木棚就是颇有丰厚的民俗内涵和质朴民风的晁家人的生活居所。今天，这熟悉的具有浓厚民俗特色、晁家风情却远逝了。

夏夜，我漫步在外沙岛上，任凭温和而带有海腥味的海风柔抚；凝视黯暗的海面，泛映着岛上若隐若现闪烁的波光；环顾四周，一幢幢颇有南国海边特色的海鲜美食城沿岛岸线而筑。哦，以往外沙岛那一片片晁家棚已变为北海招徕八方游客的美食海鲜岛了。以往晁家棚依外沙岛海边而建，港面上停泊着晁家人的家口艇。充满浓郁民俗风情的晁家棚，以及停泊在安详、恬静的渔港上的渔舟唱晚；还有通往外沙岛的圆拱小桥、碧绿流水、晁民人家……远去的晁家棚今天已变为北海闻名遐迩的美食海鲜岛了，今日的外沙岛富丽堂皇，别具现代海滨城市气魄。

据史料记载，晁家是世代漂泊海上，捕鱼为业，退潮而歌的水上居民。晁家人是个以“舟楫为家，捕鱼为业”的居民群落，他们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沿海港湾和内河上从事渔业，大多以船为家。我思忖，既然晁家以船为家，何来晁家棚呢？晁家棚应是以船为家的晁民逐渐过渡移居陆上的晁民住所吧！据说，早在秦汉时期，北海沿海带就有了晁民的存在。因所居的渔船外形极像晁壳，所以被人称为晁家人。晁民性情豪放，热情浪漫，喜欢唱咸水歌和西海歌，是富有诗意的水上居民。如“十一月送人波粼粼，金虾银鱼跃水面；送哥出海赶潮汛，满载归来歌声甜！十二月送人到年边，爆竹鼓乐闹喧天；千船万艇汇港里，喜庆渔家丰收年。”此咸水歌别有劳动情景和生活情趣。这是韩家照根据外沙传统晁家咸水歌整理的《十二月送人歌》，它优美抒情，充满晁家民俗特色。晁家民俗风土人情中的婚嫁、语言、民歌中保存着浓厚的晁家文化风味，晁民的水上民歌曲调悠扬，唱叹的色彩浓郁，颇有韵味。至今，晁家人还沿革着“海上咸水歌对唱”、“晁家迎亲”、“晁家哭嫁”等别具特色的浓郁的民间传统文化。

晁家棚是晁民在海边的沙滩上用几根木头作砥柱，用木和竹搭起的简易的房子，因它是晁家人搭建居住的，故名曰晁家棚。正是这木柱撑起的木棚，它可以抵御潮水的侵袭，涨潮时，海水刚好浸过木柱；落潮时，可从木梯爬上竹棚。居住在晁家棚上，晁家人依然日夜同海共生，与海同眠，所不同的是，晁家棚可以免除晁民以船为家日夜在海上颠簸漂泊的日子，让晁民有一个安定的居住环境。在我的记忆中，那远逝的北海北岸海边那片吊脚小木棚，风格独特，颇有韵味。在海滩向沿岸海湾畔上望去，从龙王庙沿岸向西一直延伸到外沙岛上，是一片竹木结构的吊脚棚。海滩底下伫立的木桩支撑吊脚棚，挺拔稳固，木棚一半坐在海水中，一半悬空。宛若“蓬莱仙境”。夕阳下，那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晁家棚屋顶上那呈“金字状”的棚顶沐浴着晚霞的柔光，景致恬静而幽美，就像一幅清丽淡雅的套色中国画。

悠悠岁月早已荡涤久远记忆的尘封。不知北海晁家棚的水上人家是漂洋过海来聚居的；抑或

是祖祖辈辈在北海落地生根的。不管怎样，居住在昼家棚的人家归根到底是以大海为生的水上居民。他们为人憨厚老实，性格开朗大方，具有丰厚的民俗内涵和质朴的民风。

昼家棚，我再熟悉不过了。小时候，我的一位叫林全的同学就住在外沙岛沿岸的昼家棚上居住。他性情耿直，跟我很要好。一个暑假的下午，他邀我们3位同学到他家玩。走进外沙岛，一间造型美观典雅的小竹棚由几根圆大的木柱支撑起来，小竹楼依岛岸沙滩婷婷而立，深灰色尖顶的棚顶格外显眼，棚门前，一架袖珍的木梯向沙地延伸。我们沿木梯爬上竹棚，但见棚内通体透亮，四面均开一个小窗透光，用木板铺设的楼板被抹得光滑透亮。我发觉，他们的居住习俗有点像东洋人，习惯席地而坐，在楼板上安寝。尽管棚内面积不宽，家私什物却布置得井井有条，木地板被打扫得一尘不染，住得舒适安逸。

从西侧小窗望去，眼前是一幅色彩斑斓绚丽的，被浓烈暖色包围的水彩画。落日的余晖尽情地洒在波浪万顷的海面上，夕阳下面海中央泛起殷红炫目的光环。逆光中，一艘艘深灰色渔帆点缀在辽阔的大海之中，画面尤为精妙壮美。昼家人十分好客，林全的父母为我们端出独特的海鲜为主的昼家风味菜来。昼家人食鱼有吃生的习惯，伴有葱、蒜、姜、醋，美味可口。吃虾用白灼，伴上蒜与醋，原汁原味。

入夜，涨潮了，海水渐渐浸过木柱，海浪轻轻拍打着木柱，发出柔曼的、颇有节奏的响声。在林全和他哥哥的热烈挽留下，当晚，我们留在昼家棚，一块睡在竹棚的木地板上。

眺望窗外璀璨的繁星，沐浴着温柔的海风，在颇有节奏的浪涛声的催眠下，渐渐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清晨，当旭日的金光从昼家棚的小窗折射洒在我们身上时，我们感到热乎乎的，便惊醒了。一夜之间，海水已退得很远很远。留下一片洁净宽敞的沙滩。于是，我们走下昼家棚，在海滩上抓小沙蟹，挖海螺，拾猪仔螺等海贝……正午，骄阳似火，大家便躲进连成一片的用木柱支撑昼家棚底下阴凉而软的沙地上下象棋、军棋或打扑克，下棋玩腻了，便在木柱如林的昼家棚底下捉迷藏，打野战……黄昏，当落日坠入海平线时，我们便光着屁股，跳进大海畅游，大海的儿子每天与大海朝夕相处，一个个水性如鱼，大家自由自在地在大海中嬉戏……

如今，昼家棚随着历史的变迁，早已无踪无影了。只有一些“仿制品”。如北面海岸的红楼，十余根水泥柱伸入海底，撑起一座海上美观别致的餐饮楼，别具昼家建筑风味；南海岸水上的美食村，一间间用木柱撑起圆状尖顶的高脚竹棚依滩而拔，酷似昼家棚；外沙海鲜岛昼家民俗村小巧玲珑的“昼家棚”依水而立，颇具当地民俗情趣。尽管仿造的具有浓郁昼家风情的昼家棚很美，然而，孩提时我所熟悉的自然古朴，大方实用，颇具昼家民俗特色的昼家棚却令人依恋，难以忘却。

斗转星移，岁月嬗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所看到的在北海海边、外沙岛沿岸那一间间用木柱撑起的颇有昼家民俗色彩的昼家棚早已荡然无存了。然而，那片沿岸而立的风情独特昼家棚古老而朴实、淡雅而自然的昼家棚却永恒地定格在我的脑际之中。

哦！令人留恋的、远逝的、大海边伫立的那片小木棚！